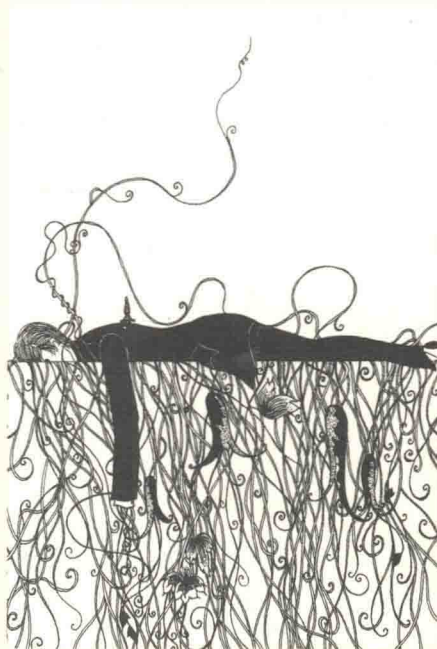




The

MAN *in the* QUEUE

JOSEPHINE TEY

排队的人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马爱华 张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排队的人

The Man in the Queue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马爱华 张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Man in the Queue
by Josephine Te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排队的人 / (英) 铁伊著; 马爱华, 张蕾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761-1

I. ①排… II. ①铁… ②马… ③张…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8386号



排队的人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马爱华, 张蕾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42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61-1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约瑟芬·铁伊
Josephine Tey (1896-1952)

约瑟芬·铁伊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尼斯，原名伊丽莎白·麦金托什。“约瑟芬·铁伊”这个笔名最先出现在她的第二部小说《一先令蜡烛》中。

铁伊曾就读于因弗尼斯皇家学院，之后在伯明翰的安斯特伊体育训练学院进修。毕业之后，她先后在利物浦附近和坦布里奇·威尔斯的体育训练学院任教，直到一九二六年母亲去世，才回到家乡照顾身体残疾的父亲。

约瑟芬·铁伊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L. 塞耶斯并称为“英国三大女侦探作家”。铁伊一生只创作了八部侦探小说，每一部都为读者和评论界称道，被誉为“一生没有写过失败作品的侦探作家”。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讲述故事，细腻的文笔和崇高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其作品的标签。她的小说从来不下流于世俗，其文学价值和普世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一些纯文学作品。铁伊的出现，改变了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公式化”、“庸俗化”、“廉价化”的局面，为侦探文学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约瑟芬·铁伊 作品年表

1929	The Man in the Queue
1936	A Shilling for Candles
1947	Miss Pym Disposes
1949	The Franchise Affair
1949	Brat Farrar
1950	To Love and Be Wise
1951	The Daughter of Time
1952	The Singing Sands

目 录

1	第一章 谋杀案发
8	第二章 格兰特探长
22	第三章 丹尼·米勒
35	第四章 拉乌尔·莱加德
47	第五章 再话丹尼
57	第六章 地中海人
67	第七章 层层谜团
87	第八章 艾弗里特夫人
103	第九章 探长的意外收获
123	第十章 毅然北上
136	第十一章 卡恩尼施
148	第十二章 追捕嫌疑犯
166	第十三章 耐心等待
176	第十四章 呈堂证供
189	第十五章 神秘别针
201	第十六章 丁蒙特小姐相助
215	第十七章 真相大白
230	第十八章 意味深长

第一章 谋杀案发

三月的一个晚上，大约七八点钟，伦敦大小酒吧里的常客纷纷冲向剧院大门，直奔出售一楼后座和顶层戏票的窗口而去。砰……咣……震耳欲聋的重击声频频而至，夜晚的娱乐大幕由此揭开。然而，专门上演传统经典的“泰斯庇斯暨特普西凯莉”剧院却冷冷清清地没有任何动静，四名接待员木讷地杵在剧院门口，耐着性子巴望着有顾客光临，放眼四周，却不见半个人影。“欧文”剧院门口，有五个人分站在两个台阶上，互相磨蹭着取暖；看来希腊悲剧实在是乏人问津。“戏盒”剧院向来奢华，早已阻挡了众多贫穷者的脚步，门可罗雀倒也正常。“阿瑞娜”剧院的情况尚可，由于正上演着为期三周的芭蕾舞剧，倒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购票。票口处有十个人在等候购买顶层座位，欲购楼下座票的人们则排起了长龙。而此时“沃芬顿”剧院售票口却早已排着两条长队，人流还在源源不断地蜂拥而至。早前，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卫挤进排队的购票大军，高傲地挥动着如断头刀似的手臂，大喊道：“从这里起就仅剩站位啦！”话音刚落，他便收紧胳膊，推开

人群，径自走回剧院门口奥林匹亚大厅的玻璃门后取暖了。两排长队在严寒中仍岿然不动，对那些注定还需站立三个小时的人们来说，冷点儿算不了什么。他们大口嚼着银色锡纸里包的巧克力糖块，有说有笑，喋喋不休。只剩站位又如何？在《难道你真不明白？》上演的最后一周，换作谁都情愿等候观看，即便站着也无妨。这出伦敦自产的音乐喜剧开演两年来，情况颇为壮观，堪称经典之作。剧院的正厅前座和包厢在几个星期前早已预订一空，剧院围栏门口的购票大军你推我搡，许多傻乎乎的年轻女孩不习惯排队，已被挤出了队伍，显然她们那些塞钱贿赂或插队的小伎俩早已失效多时。似乎全伦敦的人都想挤进“沃芬顿”剧院里再大饱眼福，无一不想目睹格兰这位插科打诨的高手还会抖出什么新鲜的笑料包袱。格兰当初幸好碰上一位大胆的经理慧眼识珠，给了他登台表演的机会，而他也努力把握住了，才算脱离了浪迹江湖的生活。人人想再次体验蕾伊·马科布动人的温情和闪耀的星光，这颗两年前冉冉升起的彗星划过天际，一时间使天边的其他星星都黯然失色。她的舞姿像翩然飘舞的落叶，那略带清高的嫣然微笑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半年来，任何与之抗衡的美齿广告都败下阵来。评论家们齐声赞美：“无与伦比的魅力。”而其众多超级粉丝则把能想到的美好词语都赋予了她，他们绞尽脑汁但有时仍觉词不达意，于是便手足并用来描述其魅力。常言道，好景不长在，蕾伊即将启程前往美国了。两年来，伦敦早已习惯有她存在，她一旦离开，伦敦就会尤如荒漠之地。事到如今，谁不想一睹佳人最后的风采呢？就算站着也值啊。

从五点开始，天空飘起了毛毛雨，刺骨的冷风又不时撩起雨丝，半开玩笑的刷的一下扫过人群。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情绪，就算今晚天气不合作，也只不过是老天在提供给他们开胃小菜时放多了

调料而已。队伍依然是摩肩接踵，街头艺人则趁机开始蠢蠢欲动。刚开始来了几个发传单的小鬼，面无表情的脸上闪着机警的双眼，他们鬼火般地闪过人群，眨眼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一阵骚动和漫天飞舞、飘落而下的传单。有个身长腿短的男人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铺了条粗糙的旧毯，然后就在毯子上表演起来。他下腰盘腿地将身子扭成一团，活像只突遭捕捉的蜘蛛，人们不时能从他扭曲的身躯中看到一双哀戚的蟾蜍眼在出人意料的部位闪亮着。即使是最冷漠的观众也会不由自主地担心是否他的脊椎骨会折断。又一个男子用小提琴拉起了流行曲，忘情到都没注意到自己的E和弦低了半个音。与此同时，一个由三人管弦乐伴奏的男子动情地唱起了令人伤感的民谣，他们彼此不悦地向对方皱皱眉，男高音独唱者欲高歌一曲感人肺腑的《因为你来到我身旁》而拔得头筹后即刻结束演出。主乐手并不明白歌手的心思，他把手里的吉他递给副手，舞动起双臂打算和男歌手联合对唱。歌手试图躲开主乐手看向人群，却又发现根本行不通，因那人比他高出半个头，怎么都是挡在他面前。歌手坚持着应付了两句，可后来那原本还挺自然的嗓音便忽高忽低地开始发颤，似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对方中止演唱。两分钟后，他满腹牢骚、骂骂咧咧地隐没于暗巷之中。管弦乐队最终总算拉起了圆舞曲，这现代曲调比老掉牙的伤感调子可好多了，人们继而忘却了那位倒霉的歌手，生机勃勃地随着节奏跺起脚来。管弦乐队演完，魔术师、传道士又粉墨登场，还有一个人似乎是把自己绑在了绳结上，又转眼间神奇地解脱开来。

节目一个接一个轮番上阵，待会儿，这些表演者要转战至别处继续表演，临行前他们每人都将排队的观众视察一番，硬是将带着柔软头饰但挺烦人的脑袋挤入几乎没有一点缝隙的队伍中，口中不断说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似以此鼓励慷慨解囊者。小商贩们则

在节目间隙过来兜售糖果、火柴、玩具等物品，居然连卖明信片的也过来凑热闹。有几个人爽快地掏出几个便士，愉悦地欣赏着自己适时购到的小玩意儿。

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不过经验老到的人却对此不屑一顾。人们纷纷把小凳扔到一边，或者干脆折起来放回背包里，再把手里的零食收好，取出钱包准备掏钱。剧院的大门突然敞开，激动人心又令人爱不释手的赌博终于揭幕了。你猜猜他们冲向那个小门的结果会是什么？是输还是赢？队伍前端的购票情况显然已经不再是以两张纸币换两张戏票那样简单，大家都明目张胆地用手中的钱猛砸，以弄来那难求的一票。正门大开所带来的兴奋程度有一阵甚至击毁了英国人酷爱维持秩序和现状的天性——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一下，我所指的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可没这毛病——排队的人群你推我搡了一阵子，然后又像楔子一样挤在一起，把设在剧院正厅门后的售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票口处交易繁忙，硬币敲打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看来又有一些幸运儿能早点冲向伊甸园了。这响声让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下意识地往前拥去，把排在前面的人挤得肺都要炸了，于是抗议声不断，这才有个警察不情愿地蹭到队尾，整顿秩序。“肃静，肃静，往后站一站，时间还早呢。请保持秩序，这么挤是没用的。”已买到票的几个人终于解放了，像从绷折的线上散落下来的珠子，三步并作两步离队而去，整条长队才时不时往前挪几步。这时，一个胖女人笨拙地从包里翻找着钱，她本该早早备好，可现在因为她的愚蠢行为，一大队人都堵在原地。可能她意识到了大家在抗议，于是转回头冲身后的男子气愤地叫道：

“我说这位先生，如果你能不挤我，我会十分感激的。难道就不能让一位女士优雅地掏出钱包吗？”

只见那男子的头耷拉到胸前，只用软帽的上檐回敬女士愤怒的目光，似乎毫不理会她的抱怨。她哼了一声，上前一步，朝售票口转回头，把准备好的钱递了过去。结果那男子却慢慢地跪到了地上，挨在他身后毫无准备的人跌坐在他身上，好一会才勉强爬起来，目光扫过男子的脸庞。

“这小子昏过去了。”有人说道。一时间没有人挪动半步。如今的人们早已学会了像变色龙一样多变，以求自我保护，懒得为别人操心。也许总会有人过来照顾他吧。可还是没有人动，最后终于有个男子受社会道德力量的驱使，战胜自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挺身站出来准备搀扶这位晕倒的病号。可他正打算把瘫倒在地的身子翻转过来，却突然像被马蜂蜇了似的抽回手。接着，一个女人恐怖地连叫了三声；原本推推搡搡、拥挤不堪的队伍霎时僵在原地。

所有人都本能地往后退去，那男人躺在明晃晃的白炽灯下，整个身躯被照耀得一览无余。他的灰色粗呢外套上斜插着个东西，在灯下邪恶地闪着银光。

那是一把匕首。

就在人们惶恐地呼喊“警察”之际，正在队尾维持秩序的警卫在听到第一声尖叫时转回身来。除非突然面对死亡，要不怎么有人会如此尖叫不已。此时，他在现场站定观察了一会儿，低下身把男人的身体翻过来，慢慢地把头挪向灯光的位置，然后松开手，对着售票口里的人说道：

“叫救护车，马上报警。”

接着，他惊恐地转向排队买票的人们。

“有没有人认识他？”

没有人认识地上那堆已然不动的东西。

原本排在那个男人身后的是一对颇为富裕的夫妇。事发后，只见妻子一直面无表情，低声呻吟不止：“吉米，我们回家吧！我们赶紧回家！”那个买完票的胖女人正站在售票口的对面，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不能自己，下意识地把刚买到手的戏票紧紧攥在黑色棉手套里。然而以目前的事态来看，就算抓得再紧，恐怕今天的这场戏她也看不成了。恐怖的消息就像麦荏上燃起了火，瞬间传到了队尾——有个男人被谋杀了！——门廊斜坡上的人群转眼间乱作一团，有人拼命想退出来，躲开那具破坏自己娱乐情绪的死尸；有人贪图热闹，想挤上前去一看究竟；更有人奋力推搡，试图保留花费了整晚时间排来的好位置。

“吉米，我们回家吧！我们赶紧回家！”

吉米终于开腔了。“亲爱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得警察先生调查完情况，才能决定我们何时离开。”

警卫听完他的话说道：“你说得很对。你们现在还不能走。前六个人都留下——还有你，这位夫人，”他转向胖妇人，“其余的人继续排队吧。”他抬手指挥余下的人，好像在马路上指挥车辆绕过抛锚的汽车似的。

吉米的妻子抽泣得更为猛烈，而胖妇人则连声抗议，说她过来是为了看演出的，对那个男人的情况真的一无所知。排在那对夫妻身后的四位也对无端陷入跟自己毫不相关的麻烦里抱怨不已，况且谁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脱离干系，他们都表示对眼前的情况毫无头绪。

“也许吧，”警察说道，“但是你们得到警察局里把情况说明。没什么可怕的，都别担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安慰的话显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于是排队得以继续进行。剧院的门房找来一块绿色毯子盖在尸体上。哗啦哗啦的硬币和自动打票机又响了起来，仿佛门外自顾自飘落的雨滴。门房也放下了平日八面威风的架子，答应帮他们预留座位，可能是有感于他们的困境，再不就是想从中捞点好处，让他们几个感恩戴德。不久救护车呼啸而至，高布里奇警署的警官也迅速赶来。一个探长向七位滞留下来的证人一一做了简短问话，记下姓名和地址，并告诫他们，如果警察局有需要，大家要随时配合调查，之后就让他们解散，自行安排。吉米搀扶着抽泣不已的妻子上了一辆出租车，而其他五个人又镇定自若地走进剧场，找到门房预留的位置。此时《难道你真不明白？》晚场演出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第二章 格兰特探长

巴尔克警督伸出精心修剪过指甲的食指，按响了桌子下面的象牙色按钮，直到下属出现在面前才停下。

“告诉格兰特探长，说我要见他。”他对手下吩咐道。只见来人在长官面前本想极尽逢迎之势，无奈身形过于肥胖，迫使他不得不稍稍后倾以保持身体平衡，结果从他鼻子这个角度看过去，完全是一个傲慢无礼之徒。这位手下难堪地意识到自己的挫败，悻悻退出去传达消息，同时将记忆中那些不为人同情却一再发生的糗事藏在心底。一会儿，格兰特探长走进办公室，愉快地跟他的上司以及在场的每个人打着招呼。警督的脸庞在看到他出现后无意中明亮了些。

格兰特敬业爱岗，智勇双全，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样资本，那就是其外貌与警察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中等身材，略微偏瘦——如果我说他风度翩翩，你肯定马上想到裁缝的衣服架子一样标准的身形，但如果你亲眼见到一位衣着出众，而又不像衣服模型那样木讷的人，那准是格兰特。这些年来，巴尔克一直不遗余力地模仿这位下属的时

尚品位，可还是差强人意；如果还算有点成就的话，就只能说他比以前更注意衣着打扮了吧。巴尔克对大多数东西都缺乏鉴赏力，包括衣着穿戴。他总是不停地忙碌，但这恰恰是其最大的缺点。尤其是每当他还扯着别人跟他一起点灯熬油地加班加点时，大家都希望当初他根本就没出生在这个世上。

沐浴在清晨和煦的阳光里，巴尔克将不带一点杂质的欣赏目光投向了这位得力的手下干将——他昨晚被坐骨神经痛折磨得辗转难眠，庆幸自己居然还能爬起来正常上班。

“高布里奇那边又有麻烦了，”他说道，“事实上，高尔街那边谣传说背后有人捣鬼。”

“是吗？又有人被耍了？”

“不是，但昨晚的案子已经是三天来他们那片发生的第五起重案了，他们受不了啦，想让我们把最后一一起案子接过去。”

“哪一件？不会是剧院排队那个吧？”

“就是那件，现在我决定由你来接手，全面负责调查。马上行动，我把巴伯派到伯克郡去处理纽贝里抢劫案了，所以你可以调动威廉姆斯。你也知道，纽贝里那边是我们求人家办事，少不了多奉承，巴伯在那方面可比威廉姆斯精明。就这样，马上去趟高尔街吧，祝你一切顺利。”

半小时后，格兰特已经开始询问高布里奇警方的法医。没错，法医说道，被杀男子在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凶器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凶手将其由死者脊柱左侧用力刺入其后背，力量之大使得他的外衣紧紧地贴在身上，血液只能从伤口处微微渗出，所以看不到鲜血四溅的场面。据格兰特观察，男子被杀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有十多分钟——直到排在他前面的人向前移动，他才失去支撑，倒在地上。